

張家 舊事

張允和 口述
叶稚珊 編撰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張家 舊事

張允和口述
叶稚珊編撰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家旧事 / 张允和口述；叶稚珊编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7

(大家雅音)

ISBN 978-7-108-04802-8

I. ①张… II. ①张… ②叶… III. ①张允和 (1909 ~ 2002) — 家族 — 介绍
IV. ①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4184 号

责任编辑 王振峰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5.5

字 数 100 千字 图 95 幅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 录

新版小引 汪家明

序 言 叶稚珊

前话：合肥张家 9

附：名留清史的张树声兄弟 14

母亲唯一的照片 19

附：我有才能的太太 张元和 23

我的奶妈同陈干干 张元和 29

太太和朱干干 张兆和 34

我的汪干干：老妈 张宇和 36

亲爱的父亲 41

附：爸爸轶事 张宇和 50

回忆爸爸二三事 张寰和 53

叶至善致张允和信 63

启蒙老师 65



寿宁弄——我们的乐园 69

打泡戏 77

丑死了 83

附：儿时杂忆 张兆和 85

我到苏州来 张兆和 90

乐益女中 95

附：游镇江北固山 105

女大学生三部曲 107

结婚前后 117

儿子和《书的故事》 126

附：译者序言 130

难途有寄 133

附：祭 坟 周耀平 143

妹 妹 周小平 144

周有光给四妹充和信 145



六兄弟 149

姊妹情长 153

附：二姐同我 张充和 178

从“盘夫”到“惊变”……“埋玉” 张元和 183

共襄《水》事 187

附：《水》的约稿信 189

我的姒舅舅 沈虎雏 191

绕地球一周 195

我是老虎 201

叶落京城 211

我与曲会 217

后 话 233

后 记 叶稚珊 235

张允和年谱简编 240

新版小引

汪家明

打开这本书，就打开了一段难忘的记忆。封面后的第一页上，有张允和、周有光、张中行、丁聪、叶至善、黄宗江、范用、姜德明、徐城北、叶稚珊、李辉的签名，是山东画报版《张家旧事》1999年6月出书后，7月18日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开座谈会时，嘉宾的签名。三联书店此前出版了张允和的《最后的闺秀》，两本书就一起作为座谈的话题。那天张允和因感冒未到，她和周有光的签名是10月10日补的。如今签名人中，一多半已经仙逝了。到会的还有叶至善的妹妹叶至美、丁聪的夫人沈峻、李辉的夫人应红以及三联书店董秀玉、杨进、苏林，民盟的张冠生夫妇也在。张中行与张允和同庚，记得他发言时开玩笑说：“我和她同年，来参加她的座谈会，她却充大！”

这本书来得偶然。据我日记，1997年12月4日上午，徐城北、叶稚珊夫妇和我一起去周有光、张允和家。他们是周家老朋友，我是慕名拜访。另外，张允和一直主编家庭杂志《水》，我想去聊聊。那年张先生八十九岁、周先生九十二岁，见了叶稚珊，欢喜得了不得，我也沾光。老人看过《老照片》，知道我是编者，所以，就搬出几大本照片册，一边翻，一边气喘吁吁地讲起来，是张先生主讲。讲到动情处，如与周先生恋爱，四姊妹的趣事，抗战逃难途中女儿小禾病死、儿子小平中弹等，张先生喜笑颜开或泪光闪闪，听者也忘我。不

觉到了中午，我抱歉待得太久，老人累了，还耽误了宝贵时间——周先生每天用电脑写作（他是中国最早用电脑写作的，中文输入法与他有关）。这样抱歉时，周先生说：“您多心了。我们两个，见客是正事，写文是业余。”张先生谈兴正浓，坚决不让走，说已安排家中阿姨备饭，饭后再聊。吃罢饭，两位老人午休，我们还是悄悄走了。路上，我与徐城北、叶稚珊说：“今天所讲，记录下来，配上照片，就是一本好书。”他们深以为然。于是说好叶稚珊与张先生商量，若可，就由叶稚珊专做听客，录音并整理文字。

此后，叶稚珊常常一周去周家两三次。过程，她都在《序言》中写了。叶稚珊的文字，一向雅妙，曾得张中行、叶至善等名家激赏，但这一次，她“去掉了各种书写应有的程式，力图使读者感觉到是在听张先生聊天”。比如小禾死后，“我的眼泪可能流干了，这次惨痛的事件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从没有再向人提过这件事”，极为平实，却能击中人心。其实叶稚珊所做，不仅是记录和整理文字，书中许多文章之后插入的“附录”，如元和、兆和的文章，周有光、叶至善的信，小平七岁写的纪念妹妹的诗等等，都是她与张先生商量后有意为之，巧妙地丰富了书的内容，使源于一幅幅并不连贯的老照片的文字有了立体感和整体感，形成鲜明风格，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这是本书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书出版后，张先生很喜欢，三次写信给我，添购样书送人。我在《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上写了两条广告：

本书是张允和先生九十岁时，对照自己六岁（一九一五年）到五十岁（一九五九年）的一些照片，讲述往事的结集。她认为，最最美好的和最最悲惨的照片，都没有保存下来。但通过保存下来的“不足道”的照片，仍可回忆起最美好和最悲惨的往事。这样，前后几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叶稚珊记录下了许多故事。张先生说：

“我在你面前已没有了闭谜（秘密）。”当然，发表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

这是对一个文化世家几代人老照片的解读。讲述这些故事的，是一位九十岁的才女，记录、编写这些故事的则是另一位才女——只是年龄小了一半。口述者的四姊妹曾扬名上海学生界：大姐元和是校花，三妹兆和是体育健将——后来成了作家沈从文的妻子；二姐——口述者本人则与大姐和四妹充和一样，爱好昆曲，有造诣，而且四姊妹都有很好的文笔……还有六兄弟的故事、四女婿的故事、儿女孙辈的故事，这些照片和故事展现了中国八十年历史的一隅，其中有苦难，有亲情，也有生活的韵味。

几十家媒体发了评论文章，包括香港的《亚洲周刊》和法国的中文报纸。书影响大，卖得好，加印了好几次。我感谢叶稚珊，没有她就没有这本书；我自己也很有体会，因为表面上看，这是一本偶然得之的书，但实际上也是作为编辑如何发现选题的一个案例。我曾多次在编辑培训班上讲过这个案例。

《张家旧事》出版三年整，2002年，张先生去世。我在媒体上看过一篇文章，署名陈光中，转记一小段如下：

八月时，气温连续数日保持在40℃以上，家里不得不开空调，于是允和先生感冒了。十四日上午，护士照例来输液，她感到不舒服，连中饭都没吃。下午，精神好些了，吃了晚饭，还到周先生的小书房里说了一会儿话。晚上八时，护士准时再来输液，没多久，她又说不舒服，家人扶她坐起来，咳嗽之后，虚汗不止，突然向前倒下。护士急忙拔掉针头，打电话叫救护车，但一切都晚了。

八月二十四日，家人与亲友将允和先生的骨灰撒在西郊永定河畔雁翅镇观洞台山中，并在安置骨灰的地方种了一棵小小的枫树。她曾说过：最喜欢由绿叶变成红花的枫叶。

二〇一三年十月四日

序 言

叶稚珊

我从记事起就不喝牛奶，连奶味都闻不得。我的女儿也不喝，我周围有许多人都不喝。

为了“老照片”，我从年初起每星期要去两三次张先生家，多半是在上午九点左右，正是周有光、张允和两老对坐饮上午茶的时间。待客的茶，张先生不用保姆帮忙，亲自调弄。咖啡杯、不锈钢小勺、立顿红茶、荷兰乳牛（奶粉牌子），三下两下，近九十岁的白发才女把这杯“羹”端给我，能不饮？敢不饮？说得出口不饮？

上午九点半，红茶冲奶粉；下午三点半，咖啡冲奶粉。夫妇俩每天碰两次杯，无论有没有客人，无论他们各自在忙什么，这一刻只属于他们两个人。这一碰，五十年没变过。他们不讲究养生，不吃任何补品，甚至不锻炼，九十四岁的周先生每天还要工作八小时以上。他们笑着说，这杯奶是他们长寿的秘诀。

绣花鞋，精致合体的滚边中式大襟小袄，独一无二的盘发，精美的脸庞，精致的鼻子，精巧的薄嘴唇，一双精明无比的眼睛，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我们在书桌前对坐着，杯子在我眼前，奶味冲天。我努力关闭自己的嗅觉，调动所有的视觉感应，风格别具的一杯饮，风韵万种的一个人，秀色可餐，秀色可餐……我喝下了第一口：“似这般良辰美景”，在讲起幼时学戏生活时，她唱起了昆曲名段，抑扬顿挫韵味十足直透我的心扉。我也入了戏，“奈何

天——”不由自主地又端起了奶茶。秀色真的可餐，小汤匙一搅，旧日感怀缭绕弥漫，我陷了进去，和张先生一起吃着五十年前的那杯茶，丝一般的感受，柔软惬意地飘拂在我们之间，每一杯里有一个与“世”隔绝的上午，每一个上午有一杯隔“世”的茶。

不折不扣的隔世，张先生讲的都是些上一世的故事，那时没有我，但我不觉得陌生，我喜欢那种感觉，那种情调，那种牛奶中加一匙咖啡后以淡咖啡色为基调的雅致的老照片似的风格。简单、安详、静谧、典雅，同时快乐。

不折不扣的隔世，每一个中午，离开那扇小小的门，那杯温温的奶，走上大街，我都不急于坐车，想远离“世”人，静静地走一会儿。人的一生可以这样度过，一个人可以自始至终地这样生活，我知道了，你知道吗？有谁能与我分享，分享这一对得天独厚的幸运的老人洁净无比的九十几年的光阴，他们仍然拥有健康，同时快乐！

处处皆精的张先生一口“半精（京）半肥（合肥）”的安徽腔，把老天爷能给予人间的点点滴滴快乐都一网淘尽利用发挥得点水不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角角落落都填充着东西方的文明。和张先生的合作对我是一种享受，每个上午，和那杯奶茶一起端给我的都是相同的一句话：“莫——慌——，莫——慌——，我们定定心心，悠悠地来……”她儿时的故事，有的我听了一遍、两遍、三遍，百听不厌。我引着她，又讲一遍。回到家里，再听录音。落到纸上，无论如何也没了那种活灵活现，那种悠远的快乐。痛切地感觉到“不能当面欣赏”的语言再被榨成薄薄的一张纸，即使是一字不差，也已经少了魂魄，没有了“精”，也没有了“肥”。

录音带几十盘，张先生说：“我在你面前已没有了闭谜（秘密）。”发表出来，只小小的一本书，那不在书中的故人往事有许多非常的精彩诱人而且缠绵，但我谨记着张先生“不足为外人道”的约定，让它

们永远定格在那杯浓香的奶茶中。

在一次无意的闲聊中,《老照片》的首倡者汪家明说,一九八五年看到的白俄罗斯国家合唱团的无伴奏合唱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没有固定的队形,合唱队员很随意地从侧幕边唱边走出来,真像是几个少女在白桦树林中亲切私语,没有旁观者,自然、轻松、柔和。我想,一本书如果也这样淡淡地始,淡淡地终倒是很符合张先生的风格,于是去掉了各种写书应有的程式,力图使读者感觉到是在听张先生聊天。但是真正动起笔来又没有做到,心里、口里、纸上、笔上,要达到张先生的境界,难!

我从张先生那里学会了喝牛奶,在每天上午、下午,在他们碰杯的时间,我也举起杯子。能让两位智慧老人长寿的牛奶,自然也能强健我的精神和体魄。

每次离开张先生家,她送到门口总要说:“我真快乐,真高兴,我要香香你。”于是我伏下身子,脸和张先生的脸贴在一起,又是丝一般的感受。

自始至终,丝一般。

前话：合肥张家

先世自江西迁合肥之南乡，明季有鏊公者迁西乡，世居周公山下，祠堂在周公山之北。新立字派“和”是第十四世。“和”字以上各世为金（九世）、步（十世）、树（十一世）、龄（十三世）。由“和”起为（第十四世至二十九世）：

和以致福，善可钟祥。承熙永誉，邦家之光。

——摘自张定和所记张氏家谱之《一些说明》

张家先祖自明代从江西迁移到安徽庐州合肥县，“数代后又从周公定居合肥西县的周公山。从周子世科、孙杰、曾孙荫谷，荫谷娶孙氏、鲁氏、李氏三位夫人，生了九个儿子、两个女儿。这九个儿子就是后代通称的老九房”。（引自张氏家谱《前言》）

张荫谷治家谨严，性情豪放刚毅，因教子有方，使得张家在乡里享有众望。但直至十九世纪中，张家也还只能算是财产并不丰厚的下层士绅，家族成员中偶有几个通过了县试的一般书香人家。

张家发迹于“老九房”即张氏第十一世“树”字辈，也就是现今张家十姊弟的曾祖一辈。张家的兴隆和名声鹊起，不同于传统的以科举获得功名而跻身于上层士绅，曾祖张树声也曾中了个秀才，而且是廪生。廪生，一说是科举考试中成绩名列一等的秀才称为廪生；一说是明代州、府、县学生员最初为补助其生活都供给廪膳，至清代，则

须经岁科两试一等前列的才能取得廪生。总之，是秀才当中的佼佼者，可获官府廪米津贴（张允和先生曾笑称为“一等奖学金”）。

咸丰元年，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捻军起义在广阔的淮北大地上爆发了，清政府命令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武装。高祖张荫谷带着曾祖张树声（字振轩，一八二四～一八八四）及弟兄树珊、树槐、树屏等人在周公山下的殷家畝扎寨办团练，张家的团练在当时已颇有规模也颇有影响。也许此时近而立之年的张树声正在预备去省城参加下一轮“乡试”的等待中，他的几个弟弟也同样在等待下一次县试或府试。随着这场农民起义的爆发，张氏家族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仕途的道路就此改变。张家的团练与不远的紫蓬山下的周氏兄弟团练、大潜山山下以刘铭传为首的团练号称“三山团练”。自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起，在皖北对抗太平军与捻军，后奉命守芜湖，调赴无为驻防，迁知府。

同籍的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长张树声一岁，已于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中进士，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受命回籍办团练。

同治元年，李鸿章令张树声以“三山团练”为骨干组建淮军，张树声遂带兄弟数人从军，随李鸿章到上海，与刘铭传等分领淮军，和湘军一起摧毁了太平天国，张树声成为淮军的第二号人物。后在镇压捻军的战斗中，已升至提督衔总兵的大弟张树珊战死湖北。四弟张树屏亦升至记名提督衔总兵，官至武职一品大员。张树声则因功绩显赫，被清廷授予“卓勇巴图鲁”的称号，不断地获得提升，历任直隶按察使、漕运总督、两江总督兼同上事务大臣、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

张家后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以祖上镇压过农民起义而缄口隐讳，近年随着国内外一些学者兴起对淮军将领的研究，他们也逐渐开始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张家先祖的所作所为。